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十九

十九

□ 13
1406
19



018
1406
19



讓王篇總論

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于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敝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若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啟有國者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為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已徇物者小賤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

讓王

增補南華經三主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九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陸方壺云讓王以下數篇眉山蘇長公以為非莊子所看此老讀莊子甚仔細其着眼處只在語意背馳既言不以天下之故而傷其生何故却將赴湘枯槁之士續記其後或謂葆真則一生或重於太山立節則一死或輕於鴻毛然一節一行又非大道所取終是不可曲解予直謂後人竄入者斷自舜讓北人無擇以下三條若盜跖以下則駁雜膚淺尤為易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奉矣夫。懷道抱德而為人之所
寄托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
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
自沈而喪，不貴之軀，邪蓋士不
得中道而狷介特立者，不能無
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
於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
自沈。而後已。此亦慕名之過。唯
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命，宜隱蹟
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
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
薇蕨而終，則非改為矯亢要名
後世者。若夫為君而讓，則其迹
顯，未為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
之志不同，惟其時而已矣。

○堯以一節

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
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
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
方其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
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
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
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
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

天下更相殘害，所謂士者，危身
輕生，以干澤，此讓主之為，所以
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
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為先哲堯
禪讓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
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
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
舜者，不在於歷試。人人者，吾人
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
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
殆舜乎。

呂註：有身不能無業，有生不能
無累。富貴者樂於養，不過則傷
身，貧賤者迫於利，失則累形。
能免一患，乃為尊生也。然此至
人之緒耳，非其真也。至人之真
者，忘生而生，無不全忘養而料

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
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
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
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
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盡也。太
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
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

無不至雖為天下國家之所貴託時造然耳又何傷乎

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舟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舟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

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林麓齋云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為

者言不歡為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異於倍者言其與世倍不同也捲捲自勞之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為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于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携其子而逃此二段無斷語者即與

前意同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本地也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以外物為輕也此謙當時患失之士君乎君乎者言以我為國君乎唯無意於為君者方可托以國故曰越人所歆得為君也○陸方壺云幽憂謂心有隱疾失簡隱疾總在為物所累上治之方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捲之勞動之貌葆力窮力以卷人非以德者故德為至德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夫太王事與孟子所言者同而意則殊肯孟子謂不爭土地以害人此則斷其為尊生之故不以身外之物而爭馳于利害之場謙論却甚平當真可以用葉鄙夫患得患失之病此種學問令人然有用處越人三世之說即所謂無以天下為者可也

○韓魏一節

曰註名身孰親身身貨孰多疆場廢地何苦爭為鴻烈解曰殺我馬而來狐狸接兩驚而失其龜斷右臂而棄之臺折鍊鉤而競刀錐耳謂不知輕重者也

江註昭僖侯不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託天下之意

韓魏相與侵爭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也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

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華子者可謂知輕重矣

林慮齋云攫奪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之况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為憂戚乃至子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倍此段文似內篇○陸方虛云銘誓約也攫攘而取之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憂斷臂者且不攫之何則臂重而天下輕也韓輕于天而韓之所爭又輕于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

○魯君問

曰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闔不容謙矣且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秩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取測邪所以之所以為即論語云所由所安也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元隋侯之重也當依珠全見呂氏春秋耳詎呂不韋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真

是亦重于失一臂矣為至輕而傷至重取不謂惑乎宜韓倍聞之而稱善也

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

餘事也非所以定身養生也今世倍之君子
 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
 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
 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况笑之是
 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
 豈特隨侯之重哉

林慮齋云苴布粗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
 糟粕也其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在聖人
 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修身則可

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
 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意
 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堯之非
 心黃屋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可以盡
 無為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土苴四字
 只就餘字上生亦猶曰塵垢粃糠可以陶鑄堯
 舜也其造語過當處皆此類荆公之學真個把
 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
 語所以朱文公深辯之莊子卒言之過以誤後

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生以殉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以注也所以之所以為兩句只是下意以珠彈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譬喻最明切

○陸方真緒餘數語莊子自為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其真也故以其真治身其緒餘才宜則皆有為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鑄堯舜者本宜糞草也所以之謂心之所注所以為謂事之所為如人意在濫觴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笑之而被不以為非也其所為者之差也凡事之得失皆起于下念然微之際可不審哉

○子列子對

俱註士其陸沈無聞豈肯訕志而受無名之祿苟狗妻子之私而踴躍於補網哉

註子陽鄭相為人嚴酷犯罪者無赦令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囚困人逐獮狗而殺子陽

子列子窮容貌有饒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命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推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侏樂今有饒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亦難而

殺子陽

林慮齋云：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也。既非真知也，則譽者可信，毀者亦信矣。此說亦甚切當。○陸方壺云：謂有美德之士，子陽嚴酷無道之人，其粟亦不恒受。下且子陽為國人所殺，而禍不及于列子，可謂有見。

幾之明矣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

楚昭一節

洪註：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宋蒙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為已功，而推而更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悅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策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子綦之位，屠羊說曰：

集註：子綦，司馬本作子珪，云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

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妾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林鬲齋云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

三旌此段亦佳陸方壺云三旌之位諸侯之

有羊舌職是其詞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

○原憲一節

呂註天富亦貴是人之所好也貧去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

惡皆生於心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洗然自得于胸中所以逍遙于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顏回者其謂无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也腫吟而衣冠次壞顏回家貧必卑而飯粥絲麻之僅給三人未嘗思貧而忘道故或歌或放而忘形自澹矣豈務徇外而傷生於此所以異於世俗者哉曰致道者忘心

以為樞而甕牖于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緝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嚳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惠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會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

衣正冠而纓絕於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
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
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
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
田五十畝足以給飪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
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
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
回之意立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

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性
立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林厲齋云茨者苦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

以甕為牖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
甕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褐以為塞弦
拊琴瑟也匡坐正坐也緝深青赤色也素衣者
以白色為外衣也軒車不容卷言巷小而車大
也華冠華皮為冠也縱履曳其屨也希世而行
言其以所行而超世也比周而文所交非人也

學不為己而為人教人非為道而為利假仁義
 以文姦故曰仁義之厲縕袍今之絮衣也無表
 者外破而露其絮也腫膾虛浮也正冠而纓絕
 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
 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屨之後已破也曳緹扶曳
 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
 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
 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
 近道也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

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
 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
 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
 無待于外也審者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
 外之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怍不以人不知
 為愧也誦之又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
 其人也丘之得者言真得友也 ○陸方壺云茂
 草亂而不芟之草薳膈破瘻為膈以揭塞之匡
 坐正坐也弦鳴琴也履不着根曰絀華冠裂如
 開華也希世謂之望世人之聞言比周謂相與
 為黨李以為人而教人則曰為之便是李問

○中山節

曰註魏公子牟持于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人心最為難勝故雖身在江湖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也重生則輕利公六則不思魏闕矣言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夫未能自勝不如此且順之而

不真實如仁義之應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姦慝也溫袍表之有赤者無表外破也腫膾虛浮之貌正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挺衿而肘見言袖之短也納履而踵決見履之敝也声出金石言歌之有節奏也赤志者忘形三句甚妙忘形者謂不以養身之故而累其心如孟子所謂無以少害大則害貴之意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形也道者無心自然之謂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非莊子道不出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

勿強抑之則內傷其神而惡之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求之道也故曰無壽類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為至道者之法醫者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于瘳疾而已

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久無壽類矣魏牟重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林慮齋云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已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特起此念不允強為抑遏也若強為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能自勝則

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
 不能有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
 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苦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
 重傷此非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
 也魏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
 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地
 而行者之事○陸方壺云公子牟身雖居隱而
 此心狃有外慕之私以偶是信道
 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生蓋知重有生之
 道則生之外無所慕者而公子牟知之而不能
 勝也故瞻子教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而
 之神不善也蓋人有元神有識神元神則虛靜

○孔子一節

自顏闔禦寇至孔子皆不
 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
 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
 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
 也世信之人湛於人偽者聞許

恬淡寂寞無為乃本然之性識神則見景生情
 貪着其事氣質之性是也所以孝道之人務須
 降以識神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而後吾之
 真性始得否則清靜之中不勝擾雜而神之惡
 之在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既不能以勝欲已
 自惡之又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被其傷有
 重傷之人而得長有夭壽者乎分明神受傷之
 甚故去人而死也莊子既紀其事因言魏牟以
 公子學道比之常布之士熏習尤深故其勝之
 也愈難然雖未至于道而已有向道之心矣蓋
 與之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藜藿不糝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對於

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
至貧莫不樂道以生也
難保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
傷其生為易可知矣

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
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
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
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
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
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
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
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

洪註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
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
請以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太早
屋焚上于太陽兆曰厲王為崇
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飯于宗
道遙得意共山之首

也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
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
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
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
丘首 挖音訖
共音恭
林膚齋云藜藿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轆
之也無禁者不以為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
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柏也困陳蔡之厄而

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為法于後世
 故曰拔丘其幸乎削然瀟灑之意反樂者再取
 樂而彈之也屹然躍然也子路聞此言而喜也
 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名
 也所謂共伯未必為共和太抵皆寓言難以實
 求之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後
 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
 皆託子貢之言商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
 民也
○陸方壺云藜羹不糝純菜而無米也藉謂陵轅夫子削然狹高之貌反琴復鼓琴

舜以一節

孔子曰士志于仁者存殺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遠高風逸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下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不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无所重則无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然無係故沈然從之得失无繫于怀何自提之為哉為三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者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猷畝之中而游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

也屹然奮舞之貌穎陽首丘皆山名此段多有妙語如道德於此則旁通為寒暑風雨之序非莊子誰能道出

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
 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
 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
 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瞍曰
 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
 子胡不立乎瞽瞍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
 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
 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

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

水瞽音務
數音朔

林屬齋云不若是而已言晞之所為已自不是
 汝之自失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汗我遂
 投淵而歿此事他無經見亦只寓言也辱行犹
 白穢德也強力有作為之意忍若耐世倍汗辱
 之事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
 瞽瞍為仁者卞隨皆古之隱者但其自
 沉一節亦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
陸方壺云
復言讓讓耳

○首周一節

呂氏無擇隨光夷齊者非不特不受入之天下其爵祿又以聞其言死其世為行辱至于謂餓而死此其于樂道以忘生者益為難世倍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至資則於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為之吟殷武之事其末為贖軀聞元擇隨光夷齊之風首于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也而韓非子乃云湯恐天下下以己為貪乃讓發光恐光受之乃使說光湯

見文字竄入不為是而已然言不惟當是按三詳況者實無謂不就而去之則亦已耳何為自傷其生至是乎吾知其定不為大道之所取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

敬傳恩也于子光遂投河司馬迂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非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共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元擇隨光夷齊之徒則亦生以利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家也其為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徇物之倍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郭氏總註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不備入紫庭後時慨然中路而嘆况其九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之夫居山谷而私禾

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疾行獨樂

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徒高於
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
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
安在曰夷許之弊使入飾讓以
求進遂至乎之吟也伯夷之風
使暴君之君得賜其毒而莫之
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
之雄政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
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
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
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
呂之事業亦非聖矣夫聖人因
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
者我本无迹故物得其迹而得
而強名聖則聖者乃无迹之名
也

於不得已而已者无

其志不事於世此士之節也
林屬齋云叔旦叔者弟之称也加富二等者言
倍其祿也就官下列者盡其品也殺牲而取其
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
如此也時祭祀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
也盡治而無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為政與
治為治雖有為而無密心也遽為政者急急然
修其善政也下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
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

不取无所不拒猶无所不取
近狂聖人得中道而居之則二
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居
受則二者皆在哉之之扶矣夫
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
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
顛冥于嗜慾之地狷者非獨有
所不為至于洗手投淵以惡堯
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在子
謂讓之為名也夫授受之間而
不取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乎
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
不待已而歸蒞天下如王子搜
者蓋可見矣聖人至于外无物
則執樂人焉以天下為事至於
内无我則天下所歸亦安得而
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
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

也以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
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以朝服
朝冠坐於塗炭也不賴者不取以為資也后山
云親年方賴祿是用此賴字矣行亢也刻意曰
為亢而已矣即矣行也言伯夷叔齊非欲為高
節矣行使於富貴稱有可受之義則必受之矣
亦不至為此高亢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
所以如此天下閭閻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
而其所以又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

展其門身失身居歛幽者無殊致矣

德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隨珠彈雀兩臂重天下說反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
若盜跖說劍漁父則又甚焉
○陸方壺云叔旦倍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理之盡之以河山帶砺之盟也時祀及敬而不吝害言及其誠敬而無心於邀福其事神也如此忠信及治而無求言及其忠信以出治而不求民之我歸其治民也如此樂與治為治樂與政為政言政治一循其舊章而無心於變更其行事也又如此不以入之壞而自成言不事小國之壞亂而乘之以收功若見股之亂而遽為政是已上謀而下行貨謂上則用謀而下則用賄阻兵而保威謂險阻其甲兵以保固自己之威嚴揚行以說眾謂自陳其功德以說眾人之心志推亂而易暴謂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虐之股並

○盜跖篇總論

○佳天下無是非非是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非是生於人之性是之德為吉非之德為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忘而紛於有為之域物人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孟之分而相謂為盜矣非子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祖世人不病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諍以能若復殉情以辨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之所共辨者而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讀曰偽塗即塗炭之塗言自污也苟可謂已言二子之于富貴苟藜在可受必不顧其孤高九矣之行以激于世直以蒙不耳已故其隱而終餓耳

○陸方壺云盜跖篇訛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颯莊老而失之者莊老推原道德絕去聖智仁義而一繩以木道之自然的有至理古德嗚呼焉祖為報深息丹霞燒木伏以求舍利小兒不知強作解事亦復效之豈不為天下第世之木傑乎引故表而出之使魚目真珠不得相混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

盜跖

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辨勝故未為以子張之言為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盜跖節
此篇明因衆之所欲而之雖手紂不可去也不因與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盜跖節
夫子手盜跖善惡相對言

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述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

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乎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現蹈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為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非言哉凡治其心者苟不能絕非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為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非惡相去何若故不蓋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之初此人心之久而道之休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距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不覆辨難以見其情實

此篇明因衆之所欲而之雖手紂不可去也不因與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姓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姓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炙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謂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謂者謂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為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帶死牛之脅多詞諂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不
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徵倖於封侯
富貴者也子之罪大壺重疾走歸不然我將
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
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曰盜跖大怒兩
展其足按劍嗔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

允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萬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
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
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自有光唇如激丹
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立竊為將
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比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
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

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
 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
 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
 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
 曰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
 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
 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利而以
 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
 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

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
 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
 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
 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
 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
 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
 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
 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
 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

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
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
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
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
下仰故不謂子為盜立而乃謂我為盜殆子
以其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
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立能止
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
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孰在熟同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
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
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
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
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
者世之所高也訛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
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
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

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
 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
 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
 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
 者無異於磔大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
 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
 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
 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觀之

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
 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
 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
 以入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
 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
 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
 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
 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余

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
 亟去走歸無復言之乎之道在在汲汲詐巧
 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
 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
 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
 適遇柎下季柎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
 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垢邪孔子仰天而嘆
 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
 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

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林肅齋云

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
 氣方狂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
 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也枝木削木
 枝之皮以為冠牛脅牛皮也得幸於季言與下
 季得相親也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
 履也此再通謁者之辭知維天地言知可以包
 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能辨諸物才
 能可以辯諸物也言其無所不知也其卒之也

則士得故愛行賤士以全其內

○子張一節

要其終也。禹偏枯言其胼胝也。訖論之詳論之也。磔大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殺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離也。淫音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得無往見跖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陸方壺云又按莊子重言十十七以為者言也。艾人而無艾道者不以先人若盜跖耳。謂有人道者乎而以此之車言其不然。然明矣故以篇之費不攻而破。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

然行高而士貴耳

盜路各去利對故子張不無化
 首湯今人所以訟于無約也子
 張以子張為李則知有名有得
 則知有利無約依道而信者也
 夫為惡利世謂之小人為善
 為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道言
 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
 小人若狗天而後其理則君子
 小人不可得而分矣在直視乎
 天之中則無枉直而視四方亦
 特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為中
 此道所以大通四辟無乎不在
 也是非皆一無旁執圓机而無
 不忘德成而意每道徘徊則躡
 踏與事以每成功九如此者所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兼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

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已之天不以人廢之謂也忠信蕪羨世所謂名去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害之為累而不悟名去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集註 予之論不決故有得尊與訟于無約小人狗財至章未並無約之辭謂予皆狗一偏未為合道莫若忘善思一無所拘听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小有相直中外是非之辨哉獨成而不資于物所以抱道徘徊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未成為義之名及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于物欲者也

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太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

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既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象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蕪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易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

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
 若非執而圓挽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
 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徇而
 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
 子不自理蘆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
 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
 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林慮齋云 盍不為行者言便不脩其德行也觀

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唯脩義
 為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
 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于祿之意也多信者
 顯言多為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
 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首得則曰今之
 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弃名利而反逆其心
 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為首淨自滿之
 計猶為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小盜者
 拘太盜者為諸侯即前眩篋篇之論言行之情

恃戰於胸中謂其行不願言言不願行也成者
 為首不成者為尾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為義之
 徒失其時者為篡夫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為
 詐偽而非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
 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為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
 求得我則但為利而已不假詐偽之名也為名
 為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
 不監於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也曰滿首
 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為

之類是也棄其所為者捨其所當為不為謂不
 能存生保性也徇其所不為者謂為利為名乃
 其所不當為者也徇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
 之名矣故曰無為小人反循而天無為君子從
 天之理言亦不為君子亦不為小人則可以徇
 從汝天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
 之皆自然至盡之理故曰若枉若直相為天盡
 東西南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
 來寄一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机

則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執信意而行
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自成而意與道
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象以求成功則
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象
將失而所為而汝也幾赴於富無狗而成將棄
而天九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
其言謂以民信廉象之言為實也必其行者謂
必以忠信蕪象之行也服彼也離麗也言必遭
其殃害也子張歆行象以求富貴因干祿之語

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歆為自
然之道故設為問答之詞意謂矯飾以求利達
不如直情之為愈蓋矯孟子天爵人爵之為說
也○陸方壺云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
言謂但求苟得於滿其歆者設為子張問答
子張之意主於為名苟得之意主於為利蓋不
為行言汝何不修行為名苟得之嫌乎蓋人而
無行則不信信如獲且信民之類信則人任不
信則人不任之以事矣不任事則名從俾來利
從俾得故規之名計之利而人事之宜真在是
也若奔名苟利而反之于心以自審則夫士之
為行也豈真存見于義理之當然而不可一且
不為苟乎分明是為名利而飾行也蓋子張務
外故所見若以苟得則以為名利者不在於信
行而在於無行姓姓見得無恥者致富而多信

者取顯多信謂以然諾取信于人故名利之大者其机率在於無恥而多信故觀之名詐之利而信其真在於是也若棄名每利而刃之干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一無所為而抱其天乎抱如抱一之抱言與之相守而不離也二字之見苟得固不足論而子張李道於聖人之門其言若此蓋亦干祿問達之病有未及法者與子張又論人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在於行故臧聚而比之以桀紂則作宰相而美之以孔墨則辭可見勢為天下未必其貴也窮為匹夫未必其賤也士而欲備則所貴者在於我如之何其不脩耶苟潔則以言行之貴賤卒无定論即如盜賊之行入之所賊也小盜盜鉤大盜盜國小盜則拘而太盜則為諸侯行之惡者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又太盜之門義士在焉故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曰常不仁而孔子受其幣若使夷吾孔子立論而準天下曷嘗不賤二君之所為而看其所行則實臣而下之是聖賢之

言行自相恃戰于胸中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哉果不足賤乎哉故書有之曰既惡既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以等說話與太道所論全然不同直欲使人恣欲妄行無所忌憚不知記以仲謂故以為非莊子之筆者誠知言哉以下子張又言子不為行將使人道滅絕故唯成無倫貴賤無象長幼無序五犯六位失其分別五犯入道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位也苟得以為人道之尽者莫宜如聖而堯舜以下故聖人者皆有入倫之變不知聖人者為行乎哉將不為行乎哉正統定也言子之見存我不同子則定於為名我則定於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鑒於道終非定論將身于訟於無約以求質成觀其常言無約又是不全無約束之人其言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者雖清濁不同然棄其所當為而殉其所不當為則一而已矣故為之言曰無為小人以天而殉人無為君子以人而後天若枉若直

○無足一節

無足以富為見下貴為安
係樂意之道知和以為富者同
生同鄉而世輒下貴之則其中
无主可知是身俗化於世奔其
至重至尊者以為世俗之所為

以下只是「一個無拘無束之意」若枉若直若
似枉而甚枉似直而非直也天蓋者天然自有
之蓋天然之蓋非枉非直而面現四方一氣運轉
自有消息盈虛之數吾故不論若若若若而
圓机以運之大要強成而意則從容而自中乎
道矣故曰每道徇徇無轉而行不改其操也无
成而羨不以「一節」立行也無赴而富不濫于富
也无殉而成不維其成也天者謂每天相合之
理比于子胥以十皆言立節為行之患此等說
話如「伏經」所謂末法時世有說相似般者者枝
多具眼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
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
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

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休樂意
亦疏矣慘怛怙愉不監於休休
惕懼竹不監於心則知為下而
不知所以為向所謂以陳疾之
珠彈下之雀是也雖至富至
貴者然不免於患况足於財者
乎無足以富為是謂人性皆然
孰能辨之知和以為不知足者
不能讓畔故爭四處而不以為
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為故弃天
下而不以為庶六食之實及其
度而已度謂器之大小不同謂
人性皆然不可也依謂於馮氣
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休澤則
馮謂形體潤澤則恃而不知衛
生蓋言富之為害如此其終也
現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
人乃發意絕休而爭之此則向

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
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
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
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
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
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
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休惕之恐欣歡之
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

所謂知為大，而不知所以為也。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者得苟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

物莫重乎身，大莫重乎生。今乃同儂化世去，重弃尊以為其所為，而論安体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怵懼，居富貴則忻愉，是昧本而務迹也。為大者為名，就利之為，而不知富貴之自為也。舍其自為而欲其就者，知其不免矣。夫曷空之曠，唯聚膾鼻蒙袂之士，耻近嗟米魚相忘於江湖，入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困挾哉。縱肆者遇也，色則心樂，驕侈者外權勢，則体

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

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為己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志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室貨，故不為貪。及其成功，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為為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益飲牛於野，此豈要名者哉。舜以天下讓善卷，人人耕而不願此，豈與各善哉。貪饜之人，以恬淡為病，寂寞為厄，而不知平易為福，有餘為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倍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視鐘鼓膠醴，則夜亂道業，現膏梁充溢，則動多艱苦。權勢取慰者，潤為身疾，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无厭，憂畏不秋，一旦拘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耳當此之時，真性已竭。

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為，庶庶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入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慮，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泚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讓辭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非，持其名苦體絕，其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

貨財已殫思放鷹大於上蒸開
鶴泊於華亭詭可復得耶

楊 彼溺於馮氣日註飲食到
咽為後馮音憤々滿也按馮當
音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資如
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止尤
其難也故曰頭謂苦矣下靜居
則溺休澤則馮又自解彼溺於
馮一句靜居則溺冥安馮毒也
也所迷無水自沈也故曰溺休
澤則馮言營々然如馮河徒涉
陷身九淵故曰馮言必作憤音

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
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篋簞
之聲口啜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
其業可謂亂矣彼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
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
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
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
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

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
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
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無故而不可
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
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林 屬齋云推正不志者言汲之無意於富貴豈
其智不足耶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
耶故推正理以過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耶此
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

此有百字
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倍過世之士言其非有
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
豈不知之此以其心全無所至全失其性命之
正但知趨時以求己分之益而為流俗所化言
其所為皆倍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為非
以己為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又近也前一
時如伊今一時如伊覽察其時之向背以自求
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棄而去之
獨為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長生安身養心

之道也求富貴之人自失其心或安或否或悲
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
於心為為者為其所為乃人為也所以為者天
理也知有人為而不知有天理雖為天子猶不
免於損身之患善况其下者乎下段又不言貴
足言富窮美者可以盡求其所好也究勢者可
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聖人亦有不及焉言
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俠人因人乘人皆言其
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通神之意故說富也惡

惡貧也避貧而就富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
 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為
 非而我安能辭避之以設為貪者之言無足貪
 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之類也動以
 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為每以百姓之同得於天
 者為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所同得有物
 有則者也度即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己而無
 所爭也無以為故不求為不在人而在天人力
 無所與故曰無以為知人力之無所與則不求

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盡四方而爭求之
 亦不以為貪以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足而
 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為簞此
 貪簞二者之實非以為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
 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
 戲以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
 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害生者言其無為而為
 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可以有
 之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為道

為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必持其名著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其去美味也約養儉以自奉也久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謂貞疾常不死也平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財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太粗比之讓王漁父又不及俱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泯沒噤塞滿其口也猿猴之頤曰噤感其意者動其意也言後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

所當為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倏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即今云有勢莫用盡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閒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肥悅澤則馮滿有驕漲之意也滿者堵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為誇而不能舍服膺念之不忘也念之不忘但見憔悴戚戚之意滿於胸中故曰滿心憔悴不自得如此

猶求盜而不止也劫請劫取也藏於居內者恐
有劫盜故為樓䟽周環其室運而出外恐有木
盜必盛其徒旅而不敢獨行䟽窓也樓牆上之
樓也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
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
也但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成雖欲求
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自復如貧者無事之初
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及願去富而
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繚意

絕體纏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
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
非莊子所作此見壺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
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
孔子之徒略不疑其文字精粗異同俾也豈子
氏之意且以其非議未子為言不暇及其文字
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或因散軼為人
所竄易亦猶今列子也
○陸方壺云無足寓言
不知足也知和知木道
者無足言天下之人未有不知名而就利者
故富則人歸之歸則人下之則人下之於我

之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休亦意而長
生之道亦不外是奈何于無意其亦知有不
足耶意者知雖足以及之而力有所不能行耶
或故推求正理為理生縛而不忘耶知和言此
等名利之人自以為為與我同時而生同鄉而處
者皆不我若我矣絕倍過世之士矣而察其胸
中全無主意不過能覽古今之成敗知是非之
分別而已此等無頭學問自口耳聞見中來胸
中有甚主張故曰是專無主無主則隨俗治化
同流合污以媚于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
為其所謂儻然而寄之名利以是而論長生安
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夫操生之入体自常安
未有以危為安者也意自常樂未有以苦為樂
者也此等與名就利之人祇見其有悵悵之疾
悵悵之恐而已今也悵悵之疾亦恬愉之安不
監於其体悵悵之恐亦悵悵之喜不監於其心
好亦不知苦亦不知但知為其所為而不知為
其所以為所以為者則吾之真主人也養生者

知其有以故不以其所為者害其所以為也
不知有以是以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
於患夫以至富至貴而尚不免於患又况其下
焉者乎蠢意形容富貴口津之地便不似有道
者之言空美蠢勢謂語其美利之蠢雖聖賢有
所不能及何者富無所用力而力者至焉無所
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賢良者至焉故
未有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声色貨利亦權勢
之在人人心不待學而自然樂之体不待象而自
然安之歎惡去就待師教而自然知之此性
也以此為性正謂認賊作子天下雖非我能
辨之言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着然亦未見
其有楚然而獨辟者知和言知者之所為故動
則以百姓自處不敢自放於禮度之外是以
常自知足而不爭何者無以為故不求不求故
不爭也乃若所求所爭則有之不足故求之爭
四處而不自以為貪其爭其求則求其在我者
也其餘故辭之弄天下而不自以為無奔則棄

其在於外者也夫有餘而弃不足而求庸貪之實非在外也又反而鑒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直外物耳以儻寄之物而以驕人盛人豈常度哉故計其適度而慮其反害於性命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堯舜不得辭而雍之揖遜焉非故仁天下也不以羨害生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而不受非虛讓也不以事害已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是名而無忝矣然其有之也非以與名者也聖人不自名而天下之名歸之有所與則非矣無足言必持賢之名苦求其體絕其其儉約以養其生縱得長亦如久病長厄而不死者雖生何益與個謂見始終還自安休樂意上來如是知和與諸物理以告無足言九物之理平則能保滿則能溢故平為福有餘為害而財則其尤甚者今宮人有此六害而汝不知耳淫於聲口噤於味言聲則色可知言味則臭可知以是感動其意能使入遠

其百姓之度忘其本分之念可不謂亂乎氣矣其乎或咽於上而為咳或洩於下而為溺其行也若負重物而登高山可不謂苦乎貪財以慰無窮之求貪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洩而溺休澤則憑氣而憑可不謂疾乎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耳目而不知避焉於心志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滿心戚也憔悴形神可不謂病乎居則疑劫盜之至行則防殺傷之禍故內則周其棲跡外則盛其僕從可不謂畏乎富者犯此六患則亦安得謂之安意亦安得謂之樂乎然且不知儉省一旦患至求其生理竭其財貨單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到以之時各亦不見利又不得乘輻昭然魯不之監察意絕體而爭必買禍之物不亦大惑乎哉盜匪篇所設三段膚淺鄙俚至其破市井之見語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

雜篇說劍第三十

說劍

增補南華經卷之三

增補南華經卷之三

增補南華經卷之三

說劍一節

莊子之制行願也居於塗
中而不為太廟犧牲以悔危身
狗物之信則說劍矣所未聞蓋
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
可耳能止其君之喜於而安其
國之危則其澤之所及亦豈小
哉夫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所
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示之
以虛闕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
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
不可為而為之者也能知其本
未輕重之所在其所以論制
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
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恒山
論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自五

行刑德至下絕地紀於神之神
時无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
故匡諸侯而天下服莊子之所
以為劍者如此文王聞之茫然
自失乃知已所好者非真劍也
諸侯以天下國為劍故以王言士
者民之望也知勇屈先故以為
鋒清煎居次故以為鏑資良倚
以為幹者故為春忠聖植以為
本者故為鐘豪傑則吾所持而
行者故以為鈇為國者視其所
以為鋒鏑鐘鈇者合其器則器
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
下一目太小雖殊其所以用之
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既
廢人之劍則正指王之所好以
救其失也

林慮齋云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意趨薄

而道理疎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誠然今但
為釋其字義讀其句章俟具眼者擇焉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
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
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
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
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
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

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
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
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太王下當太子
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
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
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

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損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伴人皆然若其不亦已回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天不慕也非子論道是篇及於辯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渺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難人之合則雖未子之至亦屈於盜路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非子一言而絕趙主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鬋垂冠曼胡短後襲自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非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說也上論未子次及諸侯下論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未

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仰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太王喜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未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未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

下次則實印封下則斬頭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至人調而應之物而敵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夫在已未有能直入則非子之說劍似未合矣蓋自盜若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未豈知言者哉

試使士敵劍莊子曰望之矣矣王曰未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褻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

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
 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
 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
 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鏹
 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
 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
 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
 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
 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

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
 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
 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
 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太王有
 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太王薄之
 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主三環之莊子曰
 太王安生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
 出言三月壯士皆服斃其處也

林慮齋云喜劍者喜劍闢之錢也夾門擁門也

以劍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
 後者言以此為後者之奉也猶今人言犒役也
 蓬頭突鬢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
 包巾也纓繞於項下者也曼胡粗魯也短後不
 襜也語難者欲聞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
 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驚將擊必匿之
 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敵劍者敵斷也以劍相擊
 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鐔刃也鐔劍
 口也缺劍把也裹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以

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為德月為刑日月陰陽
 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
 運之上决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茫然
 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
 也上洽天下洽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
 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駁者挽之而上也三環
 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匝也此自愧之意
 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
 於其所居之處也

○陸方壺云蓬頭謂不裹其
 頭故鬢髮皆突然而上指垂

冠束髮之冠低垂於會撮也曼胡纓粗而反寸也衣短於後所以便事語難言其辭艱以重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誘其進也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驚鳥將擊其勢必伏也設戲劍威也設劍泣劍也如使虞敵匠之敵鋒劍尖也銛劍刃也鐔劍口也缺劍把也環食者三環其所上之食以示敬也以作自愧者非

鐔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九終

